

潮惠二州·地以人傳(上)

華振之

名利場中空擾擾，十年南北東西道。依舊綠山塵撲帽。空懊惱，羨他陶令歸來早。歸去來兮秋已杪，菊花又遠東籬好，有酒一尊開口笑。雖然老，玉山猶解花前倒。

宋·高登：紹興甲子潮州考官作。

唐、宋時代，廣東仍被視為蠻荒地區，朝廷以之充作罪臣謫戍之所。當時交通困難，遠戍邊荒，的確是非常艱苦的。韓愈因諫迎佛骨，觸怒憲宗，被貶為潮州刺史，途中經過「樂石瀧」(在韶州樂昌縣昌山)，船石相舂撞，險惡不可名狀，有「瀧吏」詩，中記當時潮州荒惡情況：「嶺南大抵同，官去道苦遠。下此三千里，有州始名潮。惡溪瘴毒聚，雷電常洶洶。鱷魚大如船，牙眼怖殺儂。州南數十里，有海無天地。颶風有時作，掀簸真差事。……」讀此，潮州當時實處於榛莽未闢，禍變頻仍狀態。接着韓文公筆鋒一轉，借着瀧吏口吻，道出一段人生哲學：「聖人於天下，於物無不容。比聞此州囚，亦有生還儂。官無嫌此州，固罪人所徙。官當明時來，事不待說委。官不自謹慎，宜即引分往。胡為此水邊，神色久慄慌。瓶大餅嬰小，所任自有宜。官何不自量，滿溢以取斯。工農雖小人，事業各有守。不知官在朝，有益國家不？得無風其間，不武亦不文。仁義飭其躬，巧姦敗拿倫。」使得文公「叩頭謝吏言，始慚今更羞。……」

潮州雖云遠，雖惡不可過。至此，文公似已下定開發建設潮州的決心了。

潮州設置，始於晉置義安郡，梁兼置東揚州，後改曰瀛州，陳時州廢。隋罷郡，尋分置潮州，以潮流往復，因為名，後復為義安郡。唐復為潮州，改潮陽郡，又曰潮州。宋亦曰潮州潮陽郡。元置潮州路，明曰潮州府，治海陽。民國廢府，改海陽為潮安縣。

潮安縣為漢揭陽縣地，晉初改置海陽縣，明、清皆為廣東潮州府治，民國廢府，改海陽為潮安，潮汕鐵路起點於此。

韓文公在潮政績，最為膾炙人口的是驅鱷魚入海的故事。潮州城位於韓江下游右岸，其對岸上游約十餘里處，有惡溪潭水，與韓江相通，鱷魚繁殖其間，經常為害人畜，地方苦之。韓文公抵潮州後，命軍事衙推秦濟，携猪一羊一，投諸惡溪以祭之，並為文祝告，促其遷徙入海，勿再為患地方。後來河流變遷，惡溪枯竭，鱷魚遂絕。惡溪枯竭後，因名「泗溪」，後又改名「意溪」。該處現尚存明人陳志英所題「鱷渡秋風」四字，為潮安八景之一。

其實韓文公治潮政績，首應推與辦教育，他創辦州學，自捐廉俸，以其孳息供應學子膏火。他有請置鄉校牒：「夫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今此州戶萬有餘，豈無庶幾者耶？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，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。趙德秀才沉雅專靜，頗通經，有文章，能知先王之道，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，可以為師矣。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，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，興愷悌之風。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學本，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。」文教宏施。民智啓發，「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，延及齊民，至于今號稱易治。」可惜他留在潮州的時間很短，僅僅七個月便遇赦量移袁州刺史。

韓祠橡木

潮州人為了感謝韓文公對地方德政，在縣城東韓山雙旌山麓，建立韓文公祠。「韓山」原名「東山」，又名「筆架山」。「輿地紀勝」載：

「東山在州東，韓昌黎文公舊遊覽之地，亭榭多建於此。」後人為紀念文公，始改名為「韓山」。

蘇軾曾為韓文公廟題碑，有「匹夫而為百世師，一言而為天下法，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，闡盛衰之運」之語。據蘇軾碑中所記，潮人舊已有廟祀文公，因廟在刺史公堂之後，人民出入不便，至元祐五年（西元一〇九〇）朝散郎王君濂來守是邦，出令曰：「願新公廟者聽。」於是民謹趨之，暮年而廟成。

昌黎伯韓文公之廟建於韓山，有石級可上，其前有石坊，聯語為：「佛骨謫來，嶺海因而生色；鱷魚徙去，江河自此澄清。」祠內有文公塑像，旁有聯云：「去京華萬里，化蠻煙瘴雨，普澤詩書，從此遂稱名郡；距唐代千年，撫古橡蒼松，猶飲山頭，況在親家芳徽。」

祠旁有「思韓亭」、「九曲池」等景物，祠前舊有橡木二株，傳為文公手植。「韓祠橡木」為潮安八景之一。意者，後人為思念文公，故於其手植橡木處建祠，現兩橡木均已不存，改植粗壯高大的紅棉樹。

韓山書院舊址在文公廟附近，民國後改充韓山師範學校校址，抗戰時曾遭日軍破壞，後經地方人士經營，華僑捐贈經費，逐漸修復。

與韓山師範學校隔江相對的是省立金山中學，校舍錯落建於山中各處，環境幽靜，實為理想的讀書處所。山上盡是蒼松巨柏，枝幹參天，四時蒼翠，名為「金山古松」，為潮安八景之一。

湘橋春漲

「湘橋春漲」為另一景。湘橋即湘子橋，結構宏偉，風光壯麗，有「百粵第一橋」之稱，俗諺有「遊廣不遊橋，白白走一遭」之說，盛名可見。

湘子橋舊名「濟川橋」，後改「廣濟橋」，湘子橋乃俗名，橫跨韓江之上。韓江有三源，上源曰汀水，亦曰鄞江，出福建長汀縣北觀音嶺，南流經上杭縣東而南，納永定縣水，入廣東大埔縣境。經縣境三河司東北，納大靖溪，又納梅江（即清溪水）。三水既會，水勢始盛，曲折南流，始有韓江之名。東南經潮安縣城東，至澄海縣西北，分二派，一東經縣北分流入海，一南流經縣西南至汕頭分流入海。即古員水。韓文公潮州刺史謝表有：「過海口，下惡水，濤瀾壯猛，難計程期」等語，即指此。

韓江水流湍急，山洪泛濫，往往成災。在如此「惡水」中建橋，以當時工程技術言，實在是非常艱巨的事。加之韓江上游森林茂密，伐木棄排下放，所需空間較大，橋的結構，更需要配合情況，不能照一般橋墩設計。五十九年十二月大華晚報「鄉情」中刊有曾慶良君一文，記載建橋經過甚詳，摘錄如下：

「湘子橋是我國四大古橋之一，開始建造於宋朝乾道六年（西元一一七〇），當時先着手建造韓江西岸的橋墩，由於韓江江流湍急，只能趁每年秋冬水淺，才能在江底疊石，以至歷時五十七年，才建起韓江西岸的橋墩十座。

「韓江東岸的橋墩，則在宋朝紹熙元年（西元一一九〇年）才開始建造，歷時十六年，建成

橋墩十三座。

「在江心中部，水深流急，橋墩無法在河床建立，所以，中段只好留着缺口，用木船往來駁渡。那時候，命名為濟川橋。

「到了明代宣德十年（西元一四三五年），因韓江洪水，致使橋墩傾塌。當時的潮州知府王源先生，以『昌黎驅鱷，吾能驅石』的意願，率領民工，在潮州西湖的葫蘆山山上，開採巨石，進行重修，同時，也在橋面增建了二十三座望樓，中段空缺的江面，以前擺渡相通的地方，則用鐵索，貫連二十四艘木船，搭建成一串浮橋。並把『濟川橋』改名為『廣濟橋』。

「明正德元年（西元一五〇六年），又增建了一座橋墩，和一座望樓，減去木船六艘，所以『十八梭船廿四州』的十八梭船，就是指當初由二十四艘減去六艘船隻而說的。

「在橋上建立望樓的橋樑，是廣東古代石橋最特殊的結構，所以，潮州湘子橋，能夠稱譽全國，獨步華南，就是這個緣故。」

清人徐紹植有湘子橋夜泊一闕，調寄摸魚兒，詞云：「漸黃昏，雨絲風片，沈沈天宇催暝。扁舟獨倚湘橋泊，橋下水平如鏡。人乍靜。過不盡、伊啞柔橈尋春艇。韓江夜永，看隔岸漁燈，半明還滅，搖蕩客心迴。揚州夢，回首衣香鬢影，煙花無限風景。南朝金粉銷魂地，往事那堪重省。愁莫送。祇付與、詩人詞客閒歌詠。蓬窗睡醒，但月照鳧汀，煙籠鷓渚，一枕怱邊冷。」

神仙傳奇

「廣濟橋」俗名「湘子橋」的緣故，是因為橋邊有一塊石碑，上刻「洪水止步」四字，用以鎮壓水患者，傳為韓湘手筆。世傳韓湘即八仙中之韓湘子，欲度其叔愈而未果。「韓仙傳」載：「湘祖名仲卿，父名會，自少學道，呂洞賓度之登仙，湘又欲度其叔愈。會愈拜刑部侍郎，朋僚宴賀，湘赴宴，動愈棄官學道，呈愈詩有「解造逡巡酒，能開頃刻花」等句。愈斥其異端，不從。湘乃以徑寸葫蘆，酌酒遍飲坐客，又以火炷栽蓮，頃刻開花，花上有字成聯云：『雲橫秦嶺家何在？雪擁藍關馬不前。』愈終不悟，乃別去。後愈以諫迎佛骨事，貶刺潮州，別家赴任，經藍關，值大雪，馬傲於道，湘忽至，愈悟曰：『子言驗矣』。然志忠於君，仍不欲隨湘學仙。於是湘護愈抵任，以法代除鱷魚，復隨愈移袁州，以法代除劇盜，最後乃度愈成仙。」此一故事，又分見於「青瑣高議」、「酉陽雜俎」、「仙傳拾遺」等，僅內容互有小異而已。

按昌黎全集共有「宿曾江口示侄孫湘」及「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」二詩，前者題下註有「湘字北渚，老成之子，愈兄會之孫，此赴潮州作也。」後者亦有「湘愈侄十二郎之子，登長慶三年進士第」之註。前詩全文是「雲昏水奔流，天水辨相圍。三江滅無口，其誰識涯圻。暮宿投民村，高處水半扉。犬雞俱上屋，不復走與飛。篙舟入其家，暝聞屋中啼，問知歲常然，哀此為生微。海風吹寒晴，波揚衆星輝。仰視北斗高，不知路所歸。」舟行忘故道，屈曲高林間。林間無所有，奔流但潺潺。嗟我亦拙謀，致身落南蠻。

茫然失所詣，無路何能還？」後詩即世人所熟知的：「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朝陽路八千，欲為聖朝除弊事，肯將衰朽惜殘年。雲橫秦嶺家何在？雪擁藍關馬不前。知汝遠來應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邊。」觀此，可知韓湘實為文公侄孫，而非其姪，神仙度引之說，純屬附會。

且韓湘實為功名中人，此可求證於姚合與其唱和詩中。姚合有「答韓湘」詩云：「疎散無世用，為文乏天格。把筆日不休，忽忽有所得。所得良自慰，不求他人識。子獨訪我來，致詩過相飾。君子無浮言，此詩應亦直。但慮憂我深，鑿亦隨之感。子在名場中，屢戰還屢北。我無數子明，端坐空歎息。昨聞過春闈，名係吏部籍。三十登高科，前途浩難測。詩人多峭冷，如水在胸臆。豈隨尋常人，五藏為酒食。期來作酬章，危坐吟到夕。難為問其辭，益貴我紙筆。」詩中「子在名場中，屢戰還屢北」和「昨聞過春闈，名係吏部籍」，都說的非常明白，可資佐證。

清人梁晉竹南遊紀事詩云：「秦嶺家何在，藍關馬不前；當時偶然作，千古誤烏焉。我來雲橫處，十里皆山田，須臾至山頂，與夫各息肩。峨峨刺史祠，入祠展拜虔。中間塑公像，立馬懸崖巔，旁有二侍者，僵僕伏可憐。壁間貌湘子，鶴鵲何翩翩，口橫一枝笛，足下生雲煙。公志在關佛，公心豈慕仙？香火須優戲，無乃誣前賢？況復藍關地，實在秦西疆，胡為好事者，移而至南天。」

六蓬畫舫

湘子橋有六蓬船，風光旖旎，不遜秦淮，朱介凡先生曾在中央日報為文介紹，他說：

「諺語讚美湘子橋，實更有一番境界在。民國『潮州志稿·叢談志』『六蓬船』條：『廣東俗語，到廣不到潮云云，蓋以潮州繁盛，亞於廣州，嶺表諸郡，莫與之京，而湘子橋下之六蓬船，比於珠江之紫洞紅樓也。六蓬船者，花林也。繡緯畫舫，鱗接水次，月夕花朝，鬢影流香。此也疊肩欄角，彼也携手船唇，此地戲擲金錢，彼也閒拋玉馬。爭妍獻媚，鬥勝誇奇，釵飛劍動之場，王孫腸斷，簞屢笙清之會，公子魂銷，此真欲界之仙都，昇平之樂國也。船艇花樣翻新，悉仿珠江之格，雅淡宜人，毫無朱漆之氣。其形勢，昂首巨腹而縮尾，首長約身之半，前後五艙。首艙居，則設門并几席之屬，行則并篷去之，以施篙楫。中艙為歇客之所，兩旁垂以湘簾，雖寬不能旋馬，而明敞若軒庭。前後分為燕寢，几榻衾枕，奩具薰籠，紅閨雅器，無不精備。捲簾初入，見錦繡奪目，芬芳襲人，不類塵寰，然此猶應景之常也。更有解事者，屏除羅綺，臥處橫施竹榻，布帷角枕，極其樸素，榻左右各立高几，懸名人書畫，几上位置膽瓶彝鼎，閒倚篷牕，焚香插花，居然有名士風味。對榻設局脚床二，非詩人不延坐。船聯製作頗佳，如：

春水三篙湘子渡，紅欄一曲女兒花。
涼借清風明借月，動觀流水靜觀山。
買笑那無天上客，消魂真有畫中人。
蝴蝶戀花花作國，鴛鴦戲水水為鄉。
「右據『潮嘉風月記，韓江記、粟香一筆』

。又云：「六篷船今已樸質不華，首尾直通，無前後內外艙之別，徵歌載酒，無自問津。湘子橋頭，惟有煙水蒼茫，青山相向而已。此則昔盛而今衰，非所見之遜於所聞也。」這種盛衰，一如南京秦淮畫舫，大不如前，皆由時移世易，但諺語却傳說未衰。」

龍湫寶塔

潮安八景之另四景是「龍湫寶塔」、「鳳臺時雨」、「西湖魚筏」和「北閣佛燈」。「龍湫寶塔」在湘子橋下游，距橋數里，二水中分，夾有平原，寶塔即建於分水石磯上，巍然矗立，高十餘層，形勢雄偉，傳為鄉人建以鎮壓游龍者。

鳳凰臺在南門外，門前石刻對聯，文曰：「臺以山名鳳，江因人姓韓」。「鳳凰山」一名「翔鳳山」，「寰宇記」云：「在海陽縣，一名鳳翔山，昔有爰居來集此，因名之，山多相思樹。」臺近河岸，視野遼闊，夏多陣雨，在臺上觀賞，風雲變幻，頗多佳趣。臺已傾圮，無法登臨，此景因而遜色。

西湖在西門外葫蘆山與城垣之間，原係城濠，狹長如帶，縈繞於太平橋下。民國後城牆拆除，闢為「西湖公園」，長橋臥波，風光如畫。湖中有亭四，名「倒影」、「雲路」、「立翠」、「東笑」。湖中盛產魚類，漁夫乘竹筏網捕，故有「西湖魚筏」之稱。

潮州另有「東湖」，在韓山後，湖中植荷，為夏日遊賞勝地。「輿地紀勝」載：「東湖在韓山後，四山回環，荷花彌望，柳枝夾植。湖中亭

曰湖山，觀曰清暑，曰水月，曰友堂。」
潮安北門城樓上供奉菩薩，燈火長明，黑夜中自遠處眺望，宛若繁星點點，閃爍明滅，使人疑幻疑真，有天上人間之感。「北閣佛燈」遂成爲一景。

立法院人民請願案研究

作者：曾濟群

定價：二四元

凡民主法治國家均允許人民有請願權，我國憲法亦明載之，然有關行憲後人民請願權行使情形，人民向法院請願申請數量？應以何種方式提出？人民請願權之行使與立法院關係？本書均根據原始資料，切題加以分析統計，俾助讀者抓住問題核心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美國憲法人身自由條款要義

(66年7月出版)

作者：荊知仁

定價：二四元

(岫廬文庫)

在整個人權架構中，身體自由構成一切其它自由的基礎，如果人民身體自由缺乏客觀、有效而合理的保障，個人爲了避禍自衛，必將產生主觀的潛在恐懼心理。而在這種客觀與主觀因素影響之下，其它種種自由不免流爲鏡花水月。因此人身自由受到民主社會重視在此，憲法典章不能缺少人身自由條款者亦在此，民主社會的人民更不可不知此！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